

复 旦 大 学 韩 国 研 究 丛 书

朝鲜西学史研究

〔韩〕李元淳 著

王玉洁 朴英姬 洪 军 译

邹振环 校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朝鲜西学史研究

[韩] 李元淳著

王玉洁 朴英姬 洪 军 译

邹振环 校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 - 2000 - 139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鲜西学史研究 / (韩) 李元淳著; 王玉洁, 朴英姬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3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ISBN 7 - 5004 - 2940 - 1

I. 朝… II. ①李…②王…③朴… III. 西方文化 - 传播 - 研究 - 朝鲜 IV. G13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133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谭国民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875

字 数 366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韩国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锡昌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石源华（常务）	朴昌根	任 晓
庄锡昌	周明伟	金光耀
黄美真	杨立强	

总 序

大约在一百年以前，韩国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隐士之国”，该国的情况还鲜为世人所知，尤其是西方人士知之甚少。当时，欧美人士只知道这是一个远在地球东端边远地区无比寒冷的国家，那儿居住着一批信仰奇怪宗教的神秘的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经过近百年的沧桑，风风雨雨，剧烈变迁，如今的韩国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

回顾韩国人民经历的最近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 50 年是争取国家独立、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民族的奴役，创建民族独立国家的过程；后 50 年是努力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力争使国家与民族踏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过程。

韩国人民用他们的英勇奋斗与艰苦劳动为本民族争得了独立和富强，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赞扬。

韩国与中国是邻邦，又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按理说，中国人民对这么一位邻居应该知之甚多，知之甚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一度被割断了数十年。中韩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最简的限度之内。因此，原本不应该

如西方人那样把韩国视为遥远的“隐士之国”的中国人也把韩国视为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度，尤其是今日年轻一代中国人对其了解甚少。

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双方为对方打开门户以后，中国的“韩国学”、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立即兴起，并且蓬勃发展。这表明两国人民是多么渴望真切地了解对方。正如久违数十年的两位故旧好友，突然道途重逢。此时他们是惊和喜，询问是否别后无恙；然后则是急切地探悉彼此别后的遭遇与目前的境况。初始的激动心情平静以后还会探讨一下彼此之间是否有可能给予对方什么支持和帮助。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当然不会像朋友之间私交那么简单与朴实，肯定要复杂得多。但是，有一点还是十分相似的，即彼此会急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对方的真情实况。1992年10月，即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两个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了。在这以后复旦大学校内的许多朋友，还有一些校外的朋友，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此以后短短的几年内，围绕韩国问题或与韩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会……还有一批年轻朋友来复旦大学做博士生、硕士生，专心研究韩国问题。这一情况出乎我们原先的预料。

再环顾一下周围，可以发现在这短短一段时期国内陆陆续续建立了多处韩国问题研究中心，“韩国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土成长。这正好说明今日中国境内的环境与气氛适合“韩国学”研究的发展。

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韩国学”给予那么多的关注，是有许多理由的，我认为至少有那么几条理由，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韩国学”研究：

其一，韩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生活内容的国家，这是世界上众多文化智慧宝库中的一座，而且有她自己独到

之处，人们从这儿可以学习到许多历史文化知识，丰富人类的智慧。

其二，中韩两个民族是相处数千年的近邻，历史上有着密切的交往，从而也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如何科学地、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对于巩固与发展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颇为重要。

其三，在近代，中韩两个民族还具有一段极其相同的历史遭遇，因而结下了互助互援、共同抗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血肉之情。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值得发掘与交流。这是我们两个民族共同的珍贵历史遗产。

其四，中韩两国过去几千年间社会形态、历史演变途径及近代的历史命运较为类同，然而在最近 30 多年里，韩国率先跨出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步伐，走得又相当成功。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今日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作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借鉴。

其五，为了在两个民族之间建立牢固的友谊，必须彼此充分地理解，而彼此深刻理解的基础就是彼此全面的了解。要了解就必须展开研究。彼此应该深入地研究对方，以求深刻地、全面地了解对方。一言以蔽之，为了两国的友谊，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我们也必须开展韩国学的研究。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

正是从这种种理由出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我们团结了一批朋友，从历史现状的诸多方面展开韩国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丛书的内容涉及韩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以及中韩关系等方面。现已出版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丛书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怀，也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与好评，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计划一如既往，继续编纂这

套丛书。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支持，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庄锡昌

1997年10月14日

中译本前言

拙著《朝鲜西学史研究》中译本，经中国名校复旦大学诸位学人四年的努力，终于问世了。对此书在中国的出版发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朝鲜“西学”发端于朝鲜后期儒学社会，它是以基督教系统的“教”与“学”活动为主体的朝鲜“新文化运动”。作为重要历史事件，它蕴涵着改变以传统的儒佛世界为标志的后期朝鲜社会的可能性。拙著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朝鲜传统社会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Western Impact）以及前者对后者作出的历史性的回应（Historical Response），在1986年以《朝鲜西学史研究》的书名发表。当时韩国学界尚未展开对朝鲜西学的研究，故而拙著受到学界注目，还因而荣获了韩国权威学术奖项“痴庵学术奖”（1988年）。

“朝鲜西学”是朝鲜17、18世纪的外来文化，它源于明末清初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西学。主要通过朝鲜的赴燕使者与耶稣会士以及中国奉教人士的接触而获得。朝鲜西学研究的对象，乃是作为中国西学之流衍的有关西方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体系的学术思想。因此，我认为，作为中、韩交流史的重要内容，有关朝鲜西学的问题或许可以引起中国学界的瞩目。

“朝鲜西学”，一方面在精神文化方面给后期朝鲜社会带来了天主教信仰；另一方面，在物质文化方面导入了天文、历算等科

学技术。但是，由于墨守传统性理学的政权实行迫害天主教的政策，西学在精神的“理”和物质的“器”方面都被视为异端，因而受到官方的弹压。结果西学的萌芽被芟除，而朝鲜社会也被排除在世界近代化潮流之外。

朝鲜西学只是零星地受到少数学者的关注，而研究著作除本书之外，只有日籍韩人学者姜在彦先生的《朝鲜西学史》。拙著以论文汇集的形式编排，姜教授的著作以概述全貌见长，两者有交相辉映之处。

因本书是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著作，所以翻译起来难度较大。在此，我要向王玉洁、朴英姬、洪军三位译者以及担任校阅工作的邹振环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对排除各种困难出版拙作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表示敬意。本书的中文翻译还得到了复旦大学庄锡昌、石源华教授以及该校韩国研究中心诸位先生的关怀，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谢忱。

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韩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以及中韩交流史研究。最后，恳请中国学者对本书不吝赐正。是为译作之序。

李元淳

1998年12月

于汉城寓居

目 录

总序	(1)
中译本前言	(1)
序言	(1)

第一编 汉译西学书

第一章 “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15)
第一节 绪言	(15)
第二节 继续吸收儒家文化	(16)
第三节 接触“汉译西欧文明”	(23)
第四节 获取近代世界思潮之途径	(27)
第五节 结语	(32)
第二章 西洋文物、汉译西学书的传入	(41)
第一节 西洋文物的传入	(41)
第二节 汉译西洋学术书	(48)
第三节 吸纳西洋科学与技术	(56)
第三章 从明、清传入的西学书在韩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69)
第一节 绪言	(69)
第二节 汉译西学书	(70)
第三节 汉译西学书在朝鲜的传播	(74)

第四节 朝鲜后期社会容纳西教一瞥	(77)
第五节 传统思想对西学的反作用	(79)
第六节 结语	(81)
第四章 诠释《天主实义》	(87)

第二编 朝鲜西学的实学性

第一章 李瀾的西学世界	(97)
第一节 绪言	(97)
第二节 理解西学的历史背景	(98)
第三节 星湖阅读过的汉译西学书	(101)
第四节 星湖的西学认识	(113)
第五节 结语	(129)
第二章 安鼎福的天学论考	(139)
第一节 绪言	(139)
第二节 安鼎福的生涯和学问	(140)
第三节 《天学考》、《天学问答》	(144)
第四节 安鼎福的书翰	(153)
第五节 结语	(159)
第三章 朝鲜后期实学者的西学意识	(164)
第一节 绪言	(164)
第二节 实学者对西教的认识	(165)
第三节 实学者对西洋科学的认识	(188)
第四节 结语	(198)
第四章 朝鲜西学的实学性	(206)
第一节 绪言	(206)
第二节 朝鲜西学的滋长	(207)
第三节 在放眼西学中的近代思想萌芽	(214)

第四节 朝鲜“实学”和“西学”	(223)
第五节 结语	(230)

第三编 朝鲜后期社会的西洋教育观

第一章 《职方外纪》和慎后聃的西洋教育论	(241)
第一节 绪言	(241)
第二节 《西学凡》、《职方外纪》及其导入	(242)
第三节 慎后聃与《职方外纪》	(247)
第四节 慎后聃的西洋教育论	(252)
第五节 结语	(259)
第二章 崔汉绮的教育观序说	(269)
第一节 序说的视角	(269)
第二节 “运化气”的经验教育观	(270)
第三节 “变通”与“推测”的进步教育观	(274)
第四节 “事务”和“采西”的实学教育论	(277)
第五节 结语	(280)
第三章 朝鲜后期实学知识分子的西洋教学论	(288)
第一节 绪言	(288)
第二节 汉译西洋教学书的传入	(289)
第三节 朝鲜后期实学者汲取西学论	(298)
第四节 崔汉绮的西洋教学观	(302)
第五节 结语	(309)

第四编 东北亚吸收西学的对比考察

第一章 朝鲜“西学”和日本“兰学”

——走近西欧学问的吸收圈	(321)
--------------------	-------

第一节	绪言	(321)
第二节	北京—汉阳，长崎—江户	(322)
第三节	西学、兰学的展开	(327)
第四节	“西学”和“兰学”的倾向性	(339)
第五节	“西学”和“兰学”在近代史上的意义	(347)
第六节	结语	(353)

第二章 “受耶”与“排耶”理论

——韩、日两国探究西学之一斑		(364)
第一节	绪言	(364)
第二节	同天主教信仰的撞击与裂变	(364)
第三节	“受耶”理论	(367)
第四节	“排耶”理论	(376)
第五节	结语	(387)

第五编 韩国近代文化底蕴中的西方因素

第一节	绪言	(397)
第二节	近代文化形成的外在契机	(398)
第三节	韩国近代文化中蕴含的西方因素	(418)
第四节	结语	(445)

序 言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迁，且这种变迁是由其社会的潜在内应力（Internal Energy）促成的。但同时，外部的刺激、冲击也会导致历史性的巨变，即变化的历史主体虽是在民族社会内孕育、滋长的历史内力（Historical Energy），但外部客体也会起驱动、促进的作用。此种客体，就是以与这一民族或社会价值体系相悖的异质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刺激或冲击。面对异质价值观的冲击，传统社会内部自然产生了截然对立的两种倾向，即拒绝与吸收。直面挑战的两种对立，使历史进入了新局面，并随着新局面的展开而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与北方民族萨满教同属一脉的韩民族的源初文化，在与汉族社会的汉字、儒学、佛教等外来异质文化接触过程中，通过对这些异质文化的排拒、过滤、容受和消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韩国传统文化的雏形，韩国史也随之得到发展，这是历史公认的事实。汉字、儒学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并非韩民族的文字和学问。但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文化底力将其消融为我们的文字与学问，并进而引导了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移植来的“来世意识”，促成了现世生活的转变，并成为韩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佛教，原本是产生于印度人思维的一种宗

教。尽管我们通过中国接受了汉化佛教，但在容受、消化过程中，除许多“渡唐求法僧”到中国研究佛学外，亦有“渡天竺求法僧”到佛教发源地印度去求学。与此同时，国内的“学僧”、“大德”们的佛教研究也得到了发展，以佛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在韩民族的社会生活里得到充分消融。这样外来的宗教（佛教）变为我们自己的佛教，更加丰富了韩民族的文化内涵。如上所述，外来的文化冲击激发出韩民族的历史内力，推动了韩民族的文化发展。当然，此种转化与发展是以建设性地容受异质文化（即内在潜力的增长）为保障的。

以传统儒学为基础的朝鲜王朝后期社会，遭受到新的价值体系的冲击，即所谓“西学”冲击。“西学”是根植于基督教价值体系之外的西欧文化体系。它是自宣祖年间开始从明、清传入朝鲜王朝的欧洲基督教文化体系，它是作为催化朝鲜社会发生质变的历史变数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二

“西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新罗时代历史典籍。《三国遗事》之《圆觉西学》条目下记有圆觉法师的行迹，^[1]另有《时义湘师西学入唐》的记事。^[2]当时的“西学”是指到“西国”、“西方”学习、研究“佛法”，基本上属佛教范畴用语。因而这时的“西学”与朝鲜后期作为社会变化要因的西学有本质的区别。“朝鲜后期西学”是指到那时为止，韩民族尚未接触过的欧洲的教育、宗教、科学等异质的学问及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扬弃研究的学术活动。

在东方最先把欧洲文学记载为“西学”的是日本。日本兰学先驱者大槻玄泽在其著作《法尔末和解》一书中使用了“西学”一词，^[3]但这里的“西学”，专指从荷兰传入的“兰学”，并非指

整个欧洲学问。荷兰为欧洲国家之一，我们虽可以把“荷兰学”的“西学”理解为“西洋学”，但若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大概玄泽毕生从事研究的新传入的异质学问，其实是“兰学”。日本兰学的内容主要涉及语言学、医学、天文学、兵学、博物学等学科，且有与天主教信仰无关的鲜明特色。换言之，“兰学”是在日本“前开港期”由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所研究的欧洲学问和技术。^[4]

将含有基督教价值观、具有欧洲学问特性的西洋学称为“西学”，首先源自明末清初的中国大陆。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从事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西方天主教神父（大多属于耶稣会），在学问上对中国社会曾做出了重大贡献。费赖之（Aloys Pfister）《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一书的汉译者冯承钧曾指出：“自明万历迄清乾隆二百年间，为旧耶稣会士在华活动之时期，于传布宗教之外，兼沟通中西学识，撰译无虑数百种，会士事迹可考者近五百人。”^[5]明末清初传入的由耶稣会士们撰译的关乎西洋社会的书籍，称为“汉译西学书”或“汉文西学书”，因耶稣会士在其撰译著作中，将有关西洋的学问称之为“西学”，后世的中国学者亦由是称之为“西学”。

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在明都北京创立中国天主教会，以其天文、历算等西学技能，为明朝皇室效力。与他仅仅相隔四年，即1605年，来南京定居并主持南京天主教会的耶稣会士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后改名为王丰肃）共撰著了15种汉译西学书。其中包括：《西学治平》、《民治西学》、《修身西学》、《西学齐家》等。由十一章构成的《西学治平》是西洋政治学书，《民治西学》为其续篇。由十卷本集成的《修身西学》是西洋伦理学书。^[6]此外，五卷本的《西学齐家》亦是西洋伦理学书。^[7]另有比高一志神父稍晚一些，于1613年以传教神父身份进入中国的艾儒略（Julius Aleni）神父，在中国全境展开传教活动的同时，